

悦读

抛开那些带给生命重击的不幸，没有谁的生活是一帆风顺、称心如意的，那么在 苦难 的大命题下如何倔强而坚韧地生活，也是该书引人深思之所在。

热线

86901890

刘禹彤/文

《天上的桃树》是邱振刚的中短篇小说选集，由《晨祭》《天上的桃树》《涉江》《吸烟区》《微居客》《九重楼》《达利画展》《从前有座山》《漂流者》九篇组成，多选自《北京文学》《青年文学》《小说月报原创版》等重要文学刊物，包含了历史、都市、古玩、乡村等多个题材，富有代表性地展现了作者在中短篇小说领域的创作风貌。

书中的小说篇幅均不长，却有着很强的故事性，作者将视角聚焦在乡村或者城市边缘人群身上，着眼于对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和情感体验的描述，对富有时代特征的生活样态进行了全新演绎，延长审美感受过程，带给读者丰富新奇的阅读体验。

小说引人入胜的一大关键是运用恰当的叙事手法，通过阅读，我们可以感知邱振刚在故事的叙述上有着深入的考量。例如，《晨祭》在故事情节的推动上选择插叙的手法，从清明节老人与孙子摸黑上坟路途中的所见所闻所感引出回忆，穿插儿子出事的前因后果，使得故事结构完整，逻辑线索明确，推动故事情节发展。而在《涉江》中，作家采用倒叙方式将故事铺陈开来，以男孩与女孩的对话开篇，选择二人在中学时期的二三琐事，简练而明了地点明二人关系，最后以一句 只一眨眼，这都是十年前的事儿了 作为结束，将故事时间线从过去拉回现在。同时，全书以第三人称记叙，故事多以 他 她 展开，第三人称的全知视角使得小说叙述人称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相对自由灵活，可以深入人物的内心，展示不同人物在不同地点同时发生的事情，虽然较第一人称会让读者感到真实性不足，但在小说故事性层面有着

沉入泥土中

读《天上的桃树》



更为深远的意义。

在书籍的阅读中，我们可以发现其中不乏铺垫的影子。《晨祭》中王胜和媳妇对老人冷漠和鄙夷的态度、《天上的桃树》开篇就提到的肩上的伤、《涉江》中女孩不再让寄的书 小说创作作为情节因素较强的文学体裁，铺垫与伏笔的运用可以更好地显示人

物性格和人物之间关系发展的合理性，增强高潮的必然性和真实感，使故事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更加完整通畅，同时也能吸引读者阅读兴趣，提高小说观感。同时，作品中作者对于细节的刻画也是别具匠心。《微居客》中简怡注册APP的用户数、《九重楼》中对文玩核桃的刻画、《达利画

展》中对丁耀洋家居环境的描写等，细节描写作为小说情节的基本构成单位，造就了整部作品的艺术性，没有细节就没有艺术。细节描写在文章描写中看似闲笔或赘笔，但其实都是作者精心的设置和安排，恰到好处地烘托环境气氛、刻画人物性格和揭示主题思想。用精彩的笔墨将人物的真善美和假丑恶和盘托出，将作品意义或主题思想间接表达，使文章的描写更加细腻丰富，大大提高作品的可读性。

在本书中，有多篇小说是以乡村变迁为背景所创作的，在乡村变迁和城镇化趋势中，作者选取宏大的历史背景中小人物的命运线索，以此纵观时代潮流背景下消弭的传统和斑驳的现状。乡村文学从来都是小说界的一块重要领地，小说中的人物命运多是悲惨而曲折的，穷困、碰壁、疾病、失去 这是小说主人公生活中摆脱不掉的关键词，生活在亲人呵护与老师爱护环境下的我们很难感同身受，但放眼社会，这类人群并不在少数。抛开那些带给生命重击的不幸，没有谁的生活是一帆风顺、称心如意的，那么在 苦难 的大命题下如何倔强而坚韧地生活，也是该书引人深思之所在。

作者的生态文学的思想也在小说作品中得以呈现。譬如，《天上的桃树》一文中屡次提到的纸厂污染问题对桃园的影响，间接指出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自然资源的破坏，通过描写工业污染对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生存带来的严重后果，以此唤醒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在生态文学写作中，作家多把生态保护话题放置于更广阔的社会现实和历史纵深的坐标系中，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不断深化，作品思辨色彩更加强烈，主题哲理性明显加强，折射出的作家写作姿态更加理性。

在灾难中窥见爱的力量

读《白雪乌鸦》

田婷/文

迟子建的小说《白雪乌鸦》是荣膺茅盾文学奖的作品，再现了百年前哈尔滨大鼠疫的生死传奇。一百年前，一场鼠疫在东北大地蔓延，共有六万多人为此失去性命；仅有两万多人人口的哈尔滨傅家甸，疫死者竟达五千余人。迟子建用她沉静而饱满的叙述，带我们走进那座灾难笼罩下的城市。

刚拿到《白雪乌鸦》这本书时，我就被它的精致外观惊艳了：封面以素白色作底，青黑的乌鸦羽毛辐射状铺满了画面，配上 白雪乌鸦 四个白色的大字，一下子抓住了我的视线。

《白雪乌鸦》的书名其实饱含内容，白雪、乌鸦，是两个贯穿于文章始终的意象，被作者赋予了与生命有关的意义。白雪在世人的眼里，一直是光明的色彩，但在《白雪乌鸦》这本书里，白雪却预告了死亡：王春申失眠的夜里，太监翟役生嚷着，姓金的，外面下银子了。大雪来了，随之而来的是鼠疫，白雪将傅家甸人置于冰冷的环境之下，见证了鼠疫中傅家甸人的死亡，小说的结尾，鼠疫的结束也以白雪融化、春回大地结束。

乌鸦，一直被人认为是晦气的，但在《白雪乌鸦》这本书里，乌鸦却显得可爱，到了冬天，那些色彩艳丽的鸟儿，都扑扇着翅膀南飞了，乌鸦却仍在北方的雪野中挺立着。还有，它那粗哑的叫声，带着满腔的幽怨，有人间的色彩。在鼠疫来临的时候，乌鸦一直顽强地盘旋在傅家甸上空未曾离开，充当着这座城市的守护神，它们见证了傅家甸人的灾难，选择陪着傅家甸人同生共死。小说结尾处，这个守护神被熬成汤用来给予晴秀哺育下一代，维持了生命的延续。

这本书名和章节都带着诗意，共三十二章，出青 赎身 丑角 金娃 捕鼠 每章的篇幅都是两个字，且紧扣文章大意。出青 这一章，一语双关，既是指马夫王春申所用的那匹黑马的来历，在这里又暗指被妻妾出青的王春申的家庭地位。赎身 这一章，既是指翟芳桂是被人从妓院里面花血本赎出来的，也表明了鼠疫过后她的一生得以被救赎。丑角 这一章，既是指从小被送进戏班子的喜岁所学习的角色，实际也点明了喜岁这个人物本身的性格特点是讨喜的

《白雪乌鸦》并没有用很大的篇幅去表现爱，但你却能被其中的角色所感动。善良懦弱的王春申、有情有义的翟芳桂、德才兼备的于晴秀、高贵深情的陈雪卿、孝顺忠义的秦八碗、抠门无耻的纪永和、可恨可悲的翟役生 这些截然不同的人，最后都成为了彼此生命中最耀眼的光芒，这一段战 疫 历史给了我们不少警示与启迪。另一方面，不难发现，真正让傅家甸这片土地回春的是爱，因为爱，暗无天日的傅家甸才会萌发生的希望，爱让生命化为了不可思议的奇迹。这大概就是《白雪乌鸦》想要传达的：在时间的长河里，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伟大之处，当足够多的爱与善意聚集在一起，它就能创造奇迹，汇聚成一座城市的希望。

循环时间下的重塑

读《低地》

赵莹/文

美国籍印裔作家裘帕·拉希莉的写作之路充满了传奇，她凭借处女作《解说疾病的人》成为了普利策文学奖史上最年轻的得主，此后，她的长篇小说《同名入》《低地》《我在何处》相继问世。众多的评价总会将她与移民文学联系在一起，是因为她生长于一个印度家庭，幼年随家人移民美国，成年后更是辗转多地上学，可以说深受西方思想的熏陶。由此，她的诸多作品始终关怀着移居群体的心理边界和微妙关系，2013年出版的《低地》便诞生于这样的故事背景下。小说的时间线前移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围绕着一个印度移民家庭长达60年的生活轨迹，展现了异乡人的文化撕扯和命运归宿。

相较裘帕·拉希莉的《同名入》，《低地》更像是其文学造诣不断成熟的标志。她将人物的复杂关系从两代人扩展为四代人的恩怨纠缠。可以说，《同名入》是家庭生活的投影，里面关涉异质文化的对立和自我认知的陷落，《低地》则将叙事背景置于宏大的历史洪流中，纳萨尔巴里运动 联合阵线政府 这些词汇成为了命运转变的导火索。裘帕·拉希莉的目光在这些广阔的历史中逡巡着，由此，两个性格迥异的兄弟开始了背道而驰的人生。

裘帕·拉希莉笔下的人生际遇，是《同名入》一连串 突兀而无法预料、没有筹划的偶然，这点也同样适用于

《低地》中的角色。哥哥苏巴什性格温和敦厚，他愿意按照父母的安排完成自己的一生，可是弟弟乌达安果敢、热血，在他短暂的人生中，革命是他始终致力的事。从小，他们就困囿于贫穷的 低地 中，苏巴什借由成功的学业摆脱了家庭的束缚，来到美国深造。乌达安却永远将生命失落在 低地 中。随着他的死亡，父母、妻子彻底地活在了阴影中。然而，苏巴什的内心深处，对于弟弟的情感始终是复杂的，他不理解弟弟坚持革命的行为，也不懂在弟弟死后，父母对于自己的态度为何如此冷漠。妥协 一直是苏巴什前期的性格特征，他深受传统的规约，却在弟弟死后突破了限制，他为了保护弟弟怀孕的妻子高丽，决定和她结婚，并把她带去了美国生活，从此与父母分隔两地，划开了血缘的界限。在此后几十年的时间里，责任 成了苏巴什一生的背负。从异地结婚、与高丽分开，到和养女贝拉渐行渐远，这一切的选择看似是苏巴什主动承担，实则是流散他乡后的被动接受。于是，无论是《同名入》还是《低地》，跨越两个大陆带来的心理隔阂总令他们充满困惑，身份的 归属问题 让人们主导的角色充满了疏离与孤独，革命发生后的心理创伤该如何治愈，这也是《低地》的聚焦所在。

拉希莉在访谈中提及：身份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尤其是对像移民这样的文化异乡人而言，或者是对那些成长在两个世界的人，就像移民

的下一代。苏巴什是移民的第一代，他清楚自己只是乌达安的替代品，但是他仍然想要和高丽走到一起，拥有两人的孩子。苏巴什的思想更贴近于印度的父权思想，虽然他已经身处美国，但是故土根植的思维仍然主导了他的行为。他更希望高丽承担起妻子、母亲的责任。但是，高丽无法释怀自己对自由的渴望与哲学的热爱。她放弃了自己的家庭责任与身份，毅然离开了困住她思想的地方，前往大学教书。这样的行为更像是对父权社会的抗争，是拉希莉对于女性书写的高光之处。可以说，高丽并没有坚守自己的文化身份，她借以对自我身份的重组和建构，实现了女性自由命运的呐喊。这种解散的形式不仅是她对于外在的重塑，包括剪短发、穿美国女人的服饰等，还有她对母亲身份的放弃，她不愿与女儿独处，甚至在出走后把亲生女儿留在了苏巴什身边。由此，高丽完成了自我情感的救赎与思想的解放，这源于她对印度文化的解构与异质文化的吸收而重新建立。于是，在小说走出移民文化的热点之余，也带来了普世的女性意义。

高丽痴迷尼采和叔本华的理论，在尼采的永恒轮回学说中，时间成为了人之此在的重要构成部分，它不再是一种单纯的线性顺时间，而是一种时间的螺旋，一种所有瞬间的强化重复。所以在裘帕·拉希莉《低地》中，时间永远不是直线前进的，在迂回的过程中，所有的经历其实都在重演。高丽在丈夫乌达安死后，选择把

孩子生下来，这样的经历在她女儿贝拉身上继续上演着。贝拉的自我放逐来源于母亲的抛弃，在她长大后，她对爱情抱以冷漠的态度，就连自己孩子的父亲，她脑海中也只有一个大致的印象。但与母亲相同的是，她意外怀孕后，还是把自己的孩子生了下来。于是，在小说的分岔路口，看似毫无关联的事件，最终都会在一定的时间点交汇。在印度哲学中，三个时态 过去，现在，未来 据说同时存在于上帝里面。上帝是永恒的，但时间被人格化为死亡之神。于是，在时间的巨网中，我们对于家庭关系、人生境遇的探讨，有了更深的哲学内涵。

在《低地》中，拉希莉对心理的描写显得冷静、克制，在多个限制视角的铺设下，我们仿若置身于迷宫中，直到最后，才会触碰到事实的全貌。这样精妙的叙述结构，让几代人的命运承合在此呈现，以至于当我们再次看到苏巴什这一圆形人物 的时候，竟也多了奇异的美感，在流散的过程中，他以无私的精神实现了自我救赎 无论是他与贝拉情感的修复，还是晚年与埃莉丝的相伴，都让人感受到了尘埃落定后的温暖。所以，当文末 低地 再次出现时，那些过往的纠葛、爱恨都消失了，成为了一度水汪汪的开阔地带。它可以是生命初始时承载的乡情、乡愁，也可以是终点时心灵的落点与归宿，让所有的创伤都成了最美的刻痕。

文明用餐

光盘行动

节约粮食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我骄傲“我”是光盘

珍惜粮食

节约文明就餐

拒绝浪费

光盘光荣

米粒干净 粒粒辛苦

餐桌文明 打包带走

谁知盘中餐

节约粮食 从我做起

光盘可耻

温岭市融媒体中心 宣